

灯下漫笔

知味
家乡的蕨菜羹

◆ 罗明军

每年进入冬季，母亲总会给我寄来家乡的蕨菜羹，她知道我好这口。翌日，新鲜脆嫩的蕨菜羹就上了餐桌，全家人在感叹如今交通便利的同时又笑颜开地大快朵颐。

蕨菜羹又名芸菜羹、紫菜羹。文雅点叫紫菘，看名字就知与大白菜（菘）是近亲，十字花科植物。它皮色紫红、花金黄，营养价值较高，脆嫩爽口，别具风味。蕨菜羹古来有食，历时千年，属于较早被驯化的菜蔬。据《生物史》载：“武昌特产蕨菜羹，在唐代时已是名菜。”蕨菜羹在唐代就已经是献给皇上的地方贡品，又相传苏东坡兄妹游武昌黄鹤楼时，曾慕名特意品尝了天下美味蕨菜羹。可见蕨菜羹早在千余年前就已负盛名。

蕨菜羹除了味鲜，更因为色紫红、花金黄的外形和炒出的紫红色菜汤应和了紫气东来的美意，一度被封为“金殿玉菜”，和武昌鱼齐名。1907年徐毓华所著《湖北乡土地理》就记载：“马鞍山之煤、宝通寺之菜，黄鹤矶头之鲤，均占优胜之土物也。”蕨菜羹虽为一股蔬菜，然可与马鞍山之煤、黄鹤矶头的鲤鱼媲美，其身价在湖北人眼里非同一般。

产蕨菜羹的地方不少，但是最为人们称道的还是湖北的蕨菜羹，也因此每一个湖北人都有一段不可替代的蕨菜羹乡愁。在湖北的蕨菜羹中，又以武汉洪山地区产的洪山菜羹为最赞。关于洪山菜羹，最神奇的传说莫过于产地。据说只有洪山宝通禅寺附近的一小块区域出产的菜羹才是正宗的洪山菜羹，这块区域的划分，就以能听见禅寺的钟声为准。钟声能传达范围内出产的菜羹，无论脆嫩还是鲜甜都更胜一筹，如今也被奉为天价。有一年武汉市洪山菜羹搞宣传，一把1000克的正宗洪山菜羹王，拍成交价高达人民币2万元。

传说把洪山蕨菜羹说神了，其实一般人哪里分得清洪山的蕨菜羹和不是洪山的蕨菜羹呢？我只晓得，在武汉买的蕨菜羹味道都不错。在外地买蕨菜羹，就要小心了。我一般选择这样的菜羹买：羹多叶少，皮色深紫，紫得厚实自然；根部断面肉色微绿，肉质细密结实，羹型矮壮未开花；掐断根部感觉很脆嫩。有的菜羹一眼看上去颜色像水洗过一样，浅而不均匀，这样的菜羹，一般都略带苦味。

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好吃的蕨菜羹只在武汉，蕨菜羹迁地移植，不仅颜色不同，口味也要差许多。所以游子在外，总是想念家乡的蕨菜羹。民国初年，湖北人黎元洪到北京当大总统，每逢冬天都派专人到洪山来运蕨菜羹。可是等鲜菜运到北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鲜美。于是有人出主意把洪山的泥土装上几车皮运往北京试种，结果，菜羹虽长出来了，但色不红、味不鲜。试种失败，由此更觉洪山菜羹之可贵，以后不得不沿用老办法，还是用火车成批运往北京。

其实武汉蕨菜羹还是有办法保持几天鲜嫩的：铁锅烧热，把捆成把的菜羹根部在铁锅上擦拭至半熟，可以保持两三天鲜嫩度不变。蕨菜羹的吃法比较多，最经典的吃法是炒腊肉。腊月间腊肉新成，腊香浓郁，此时正逢霜出菜羹抽茎，新鲜脆嫩，略带甜味。绵浓的腊香与新蕨菜羹的脆嫩叠加在一起，堪称绝配！我个人的口味，是要选肥一点的腊肉，切稍厚的片，炒香后即起锅，把油留在锅里，大火爆炒菜羹。点水一两次，菜羹断生后，下盐、味精少许，焗入腊肉炒匀后即可起锅上盘。不吃肉或希望清淡一点，可清炒菜羹，以清油蒜米炝锅，炒法一样。另类吃法是醋炒，别有风味，但是品相不好。如果清炒后蘸醋，味道就不一样了，而且不影响品相。

蕨菜羹好吃还要手掐，掐出长短不一。为什么不用刀切呢？菜羹之所以必须用手掐，是因为只有用手掐，才能感觉并且去掉菜羹的老皮和空心部分，保证它脆嫩爽口。菜羹好“掐”，幽默的武汉人把那些容易被欺负的人比喻为菜羹。武汉话：你把老子当成了蕨菜羹？想怎么掐，就怎么掐；想什么时候掐，就什么时候掐！

我常常想，蕨菜羹一茬又一茬，是不是可以很多茬。父亲说，一般来说可以三茬，事不过三，过了三茬也就过了季节。我有些伤感菜羹和人生如此相似，事不宜过满。不由生出“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感叹！

家乡的味道是什么？就是一把蕨菜羹，来自家乡泥土的芬芳和滋养的甘甜，那是来自家乡的味道。菜羹，爽、脆、滑，让人仿佛回到家乡和冬之约。

豫西一带，称唱戏的为戏子，称说书的也为戏子。阴雨天，雪冬天，人闲得六神无主，就请来说书的，唱戏的打发时光。记得一年冬天大雪封山，一位瞎了一只眼、缺一扇耳、断了两根手指头的豁嘴——人称“十不全”的人，带着他花枝招展的妻子来说书，说的是《解放重庆》。“十不全”脚踏音板，全的左手扶弦把，残的右手握弦子和鼓槌，连拉带敲带唱，一人顶了四人，媳妇倒成了摆设。“十不全”一只明眼唱时闭着，说时睁着，摇头晃脑，那声音掀水浪、盖林涛，连月儿星星也听醉了，醉得鸡不叫狗不咬，醉得村人挪不动脚窝，醉得邻村人也夜夜跑来听。半月后，村人没钱再雇，欲放他走，语未落地，被邻村请了去接着断书说。群众又气又喜，队长拍膝盖直叹：“亏了亏了。”

古时，“王八戏子吹鼓手”被列入下九流，可我们那时候对戏子捧还不及，哪有看不起之理？秤杆儿高的时候我曾做梦唱戏，醒来还回味无穷，且唱且玩，还能娶上娇滴滴的花媳妇。神仙啊！很快上头号号召成立剧团，唱“小铁梅”“阿庆嫂”，村村积极响应。找乐子，谁不响应？！哪家娃子被选人剧团，哪怕只会半句台词，或只上台一飘，也自感荣耀，演出前遍喊村人“去看呀！”后来上头不再号召，很多剧团自动解散，我们这一带因了爱戏的缘由没散。老戏子退去，新戏子上来，茬口正好接着。土地到户，剧团忙时散闲时聚，旗杆竖着，有人请就唱。这地方春天会多，逢会必戏，有时两台三台的对戏。一年四季，农人总是苦并累，不如意的的事儿太多，赶赶会看看戏，豫剧曲越调，都被称为林林棵棵，腔粗粗的亮，能绕到云里听，如一方人率直的性格。而戏多古戏，演的都是苦命人苦尽甘来，往人的心窝里演，看过了，听过了，发一声长叹，胸膛敞开，愁闷消散，再干活就有了无穷之力。

比起专业剧团，土剧团差得远，也不正规。女演员下场，喘着气一把揽过孩子，古装里拽出奶头就往饿极了的孩子嘴里塞。孩子奶饱了，就在后台翘着腿玩，往鬼脸谱人的档里钻。这些土剧团，自有其得天独厚处：脸熟面皮，一方唱子一方听。台上闪出个小姐，台下老太太指点：“这是俺的表侄女，闺女懂事儿，她奶，你给留意寻个好婆家。”小伙指点：“那一个，俺俩同学，人家熬成人尖尖，看不见咱了。”又有演员，平日里人腴腴，一脚蹬不出个响屁，上了舞台，锣鼓一敲弦子响，眼神活泛，口齿伶俐。不知是他捉弄生活，还是生活捉弄了他。

这些观众，来看戏莫如说是来看人。



万山红韵(国画) 房巍

荐书架

《太阳是一颗种子》：打捞历史深处的可可托海

◆ 张梦瑶

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位居西北边疆的可可托海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今天的可可托海，以优美的峡谷河流、山石林地、矿产资源、寒极湖泊等成为国家5A级景区。在它美丽景观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世界闻名的“地质矿产博物馆”。据统计，世界已知的矿种有140种，这里占了86种，尤其是在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发现的7种稀有元素，曾填补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空白。

2023年11月，讲述可可托海有色及稀有金属开发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太阳是一颗种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部作品努力打捞一个历史深处的可可托海，再现了可可托海人为新中国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作者丰收是当代非虚构写作领域的重要作家。自2020年始，他抢救性地走访了可可托海的创业者和奋斗

者，从数百万字的采访资料中，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口述史，记述并再现了建设者在可可托海建功立业的真实故事，呈现出一段厚重、珍贵的国家记忆。这些建设者包括工程师、爆破员、选矿员、医生、教师……100多位亲历者的口述纪实，再现那群鲜为人知的燃情岁月。在可可托海，采矿取自清朝，从上世纪50年代起，由这里出产的大量锂、铍、钽、铌等稀有金属，为新中国的航空航天和国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该书收录了100多位亲历者的口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跌宕起伏又感人至深的人生故事，以第一手珍贵史料再现了那段鲜为人知的燃情岁月。在《太阳是一颗种子》中，丰收选择了口述和叙事相结合的方式，既在叙述中体现出史家的严谨、客观，以及他对历史材料的把握能力，又在口述中呈现出一代建设者清晰的眉目、姿影和心灵的秘密。

翰墨飘香

黄河为弦，弹奏生命的礼赞

◆ 周玲玲

的面孔，及其背后所隐喻的如泰山压顶般艰辛的一生，清晰地呈现在观者面前，毫无余地攫住观者的内心。王刚以此种方式赋予这些卑微、渺小、苦难而又坚韧的生命以山岩、泥土、大地般神秘与威严，也赋予他们同等的博大、雄浑与伟岸。

在这些巨幅的“老万”背后，画家仿佛在向世人呐喊：“我想让你们看看，看看这来自底层、最卑微，为人类社会发展居功至伟，做出巨大牺牲而又无比艰辛的人们的脸，看看他们的坚韧与顽强，看看这困苦中闪烁着崇高、质朴、纯粹与真诚……”这是艺术家内心对千千万万“老万”们博大而深沉的爱，是一曲对平凡个体的悲悯与赞歌，是艺术家对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强大生命意志的礼赞，更是作者内心对生命尊严的崇高敬意。

如果说架上绘画和雕塑类“老万”系列作品体现了王刚对农民工、工人群体生存与命运的關注，是艺术家内心汹涌着的强烈的精神呐喊，那么2006年后几个大型行为艺术作品“泥土的记忆”“大地浮雕”“大地丰碑”以及“黄河婚礼”，则转向了对华夏文明根脉精神及炎黄子孙血脉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的寻找。

这一方曾有三个剧团叫得最响，皆因有自己台柱子之故。

山北村豫剧团的“她二姨”是个泼辣货，曾在县剧团十来年，戏演主角，后因得罪剧团领导，盛怒之下，回乡“拉竿”，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女扮男装唱小包公，嗓音一亮，能把日月喊羞。

平渡村曲剧团的张平道，扮相尤好。7岁演戏，在《小寡妇上坟》里扮小兒。小寡妇哭得日月无光，他竟脱了鞋围坟扣蚂蚱。这可是临场发挥的动作。小寡妇看着稚儿，想到今后的日子，悲从中来，泪雨纷纷，哭声凄惨。台下一片唏嘘。人说这娃儿是块唱戏的料。果然，长大了，戏一开始，张平道上场，连美工都扔下笔跑前台看；演《秦香莲》，张平道跟了陈世美上台，观众不看陈世美，竟把目光都聚到他身上。

再是小营村曲剧团的李九成，相貌好，又天生好腔。16岁，李九成到梁洼挑担卖菜，每到一村，拉腔一喊：“谁买这个盆儿盆儿罐儿罐儿。”音未飘散，吱扭扭声声响，大姑娘小媳妇都开了门，风摆杨柳扭扭出来了，看看是个白面后生呢，赶紧和他搭腔搞价。李九成不落价，情窦初开的女子们也不狠心搞，一挑瓷碗吃顿饭的工夫就卖光了。后小营村成立剧团，李九成第一个被号住，男人长得女人样，腔又蛮撩人，一

人与自然

深山奇遇记

◆ 郭震海

倘若周末无事，我喜欢到太行山深处走走。

初冬的太行山是醉人的，空灵的蓝天，悠闲的白云，盘旋的苍鹰，红叶如火，黄叶赛金，奔跑的风，不紧不慢走过树梢，黄叶如摇动的风铃，发出哗啦啦金属般的响声。

沿着高大的群山走过，层层叠叠的岩石，仿佛是一本展开的书，灌木通过书的缝隙生长开来，枝头上的黄叶迎风招展，偶尔惊动一只山鸡，一声鸣叫展翅起飞，从一个山头抵达另一个山头，漂亮的羽毛在阳光下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就如瞬间消失的一道彩虹。松鼠是可爱的，这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小精灵，三三两两快速穿过山体，细小的碎石在它们的脚下如弹出的小珠子，滴溜溜落下来。这些翘着毛茸茸尾巴的小家伙很是自信，它们对人并不陌生，看到我走过，会停下脚步，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张望，不时还站起身用两个前爪熟练地摸一下自己的脸，仿佛在说：“看看吧，看看我多漂亮。”

记得是一个黄昏，连续几天阴雨，天气放晴，西斜的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金光万道，群山之中薄雾升腾，我如常从山下走过，湿漉漉的山体发出亮晶晶的光，一群松鼠在嬉笑着，它们相互追逐、快乐地打闹，时不时会停下来看我一会，又开始接着玩耍。

突然，它们仿佛感知到什么，停止了嬉闹，一只松鼠像人一样直立起来四处张望，并发出尖锐的、奇特的叫声，别的松鼠也纷纷直立尖叫。接着这群小家伙又朝我大声乱叫，那叫声很是响亮。我停下脚步，望望它们，又抬头望望天空，以为有苍鹰，发现云朵正在缓慢地移动，并没有鹰的影子。既然没有苍鹰出现，或许就是我的出现惊扰到了它们，或者是我的脚步声打搅了它们的平静。很快，我发现也不是这样，它们面对着我吵嚷着，纷纷走下来，仿佛在喊些什么，似乎要向我扑过来的阵势，我想如果不是高高的悬崖，它们不会攻击我。

唱就红。一次，李九成到瓦屋演出，一家农户的闺女正帮娘包饺子，听见锣鼓响，慌了，说：“娘，我可看戏走哩！”娘说：“死妮子，锅滚了，你不吃，也得帮娘把饺子下锅里！”闺女端起锅排，猛听得街上李九成一声亮腔，心一惊，把饺子往“锅”里一倒，搅匀子跑出门。待娘提勺搅锅时，沸水翻卷，不见饺子影，却是闺女倾进了锅旁的水缸里。还有一闻，说李九成在岳山演出，晚上石河的姐妹俩一块儿去看戏。涉过一道河，翻过一座架山，姐妹俩磕磕绊绊往前赶，心里却充满希望。在前的妹妹浮想联翩，轻声自语：“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俺九成哥哥出角儿不出角儿。”出角儿即出场。在后的姐姐听了，生妹妹的气，接口说：“死闺女，称一声您姐夫老哥？”这李九成竟唱到姑娘们心坎上了。

日子开花，转眼间乡村剧团匿迹，苦了爱唱戏的人。虽偶有擂台赛，不是每个人都能登台的。喉发痒咋办？某主索性做起卖蚊香的意思，串乡走村，手心里却掂把弦子。乡下有蚊，即使驱蚊，还把艾蒿，这人卖蚊香只是个招牌，他意在弦上，每至一村，膝上垫块布，自拉自唱，引得妇孺老幼一大圈人听。中午了，自然有人端上粗茶淡饭。吃过千家饭，睡过百家炕，自得其乐，问起“弦子刘”，名声竟然比县长都大。

它们的叫声越来越恐怖，一只只小松鼠瞪着惊恐的眼睛，时而匍匐在地，时而高高站立，时而两只前爪在空中挥舞，仿佛是在驱赶我。进过无数次山，与松鼠无数次相遇，从来不曾见过如此不友好的松鼠，我有生点生气，假装向着山体靠近，没有想到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它们，一只小松鼠带头向我呼喊，眼睛瞪得很大，一群松鼠跟着上蹿下跳，吱吱乱叫，我听不懂它们说什么，但我能明白它们是在驱赶我，好像我这个误闯者很不受它们的欢迎。

我应该是误闯了它们的领地，或许是我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凌乱，总之它们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出现在那里，不喜欢我的靠近。我转身走的时候，它们在岩体上奔跑着，还是朝着我的方向尖叫，接着很快一溜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在这时，高大的悬崖突然发出声响，先是有细小的石块滚落，接着伴有大的石头如雨点般落下，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什么。

“不好，要滑坡了！”我忍不住喊出了声，开始拼命奔跑，石头在我身后纷纷滚落，轰隆隆如雷霆般滚过山体，半个山瞬间倾斜而下，巨石轰隆，泥土飞溅，植被被吞噬，烟雾荡起很高，遮天蔽日。我跑出很远，才惊魂未定瘫坐在地上，回头望去，就在我刚刚站过的地方，半个山体完全滑坡，巨石飞出好远，裸露出的新鲜山体冒着白色的烟雾，远处是受惊的山鸡在此此起彼伏鸣叫。

如果不是那群小松鼠，或许我真的凶多吉少。我突然间明白它们为什么会尖叫，它们提前感知到了危险，第一时间通知我，它们呼喊着我，在对我说让我离开，它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我。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不知是感动，还是害怕。

万物皆有灵。好久我才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向着松鼠散去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在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们，小松鼠，来自山中的精灵。”

艺术作品中，他则试图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向山川宇宙喊话。

于是，2016年，大地艺术作品“大地生长”中没有国别、性别，没有表情的巨大头像在新疆木垒动工；2018年，大地艺术作品“大地凝视”中，分别代表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和古代巴比伦四大古文明的巨大头像在古老的丝绸之路、四大古文明交汇处的新疆沙漠完成。

在他的“笔”下，一个具体的个体“老万”演化成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人类符号而与亘古的时空对话、交流。他说，做完这两个大地艺术作品再回头看世界，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他说：“我还想做一件作品，那就是以万古的高山为琴键，以长长的河流为琴弦，弹奏一曲天覆地载之歌。”

无论是与雄浑的高山或博大的泥土融为一体，还是王刚笔下将三维空间极度压缩，势不可挡、波涛汹涌的黄河，或是大型行为艺术作品中对整个华夏文明根脉精神的回望与思索，或者是最终与山川宇宙对话的巨大头像，王刚都试图彰显一个平凡个体，或者一个族群，或者整个人类的顽强生命力与强大的精神意志。

哲学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里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而这种生命的高贵与尊严，意志的坚韧与顽强，正是艺术家王刚在其系列作品中一直致力飘扬的精神内核。

在滚滚的历史洪流和永恒的宇宙山川面前，人的一生不过一瞬，但王刚将平凡的生命与泥土大地相连，与波涛滚滚的黄河相连，与永恒的宇宙山川相连，他用一件件作品为生命和意志的尊严与高贵呐喊；他以黄河为弦，弹奏生命和意志的礼赞。